



论语言的起源 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

(法) 卢梭 著

◎ 吴克峰 胡涛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论语言的起源 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

(法) 卢梭 著

◎ 吴克峰 胡涛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 / (法) 卢梭
(Rousseau, J. J.) 著; 吴克峰, 胡涛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 5

(大师小讲)

ISBN 978-7-200-07772-8

I. 论… II. ①卢…②吴…③胡… III. 语言起源—研究
IV. 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3868 号

· 大师小讲 ·

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
LUN YUYAN DE QIYUAN JIAN LUN
XUANLÜ YU YINYUE DE MOFANG

(法) 卢梭 著

吴克峰 胡涛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总发行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5 印张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07772-8/H · 140

定价: 10.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63973790 010-58572393

总 序

怀念“小书”

今天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

这个题目，也可转换成“图书该如何减肥”。现在的图书，越印越漂亮，完全“与国际接轨”了。可每当有国外或港台学者慨叹中国出版业进步神速，书出得比他们的还精美、还好看时，我都心里有点打鼓。

不否认最近十年，中国图书在书籍装帧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我担心的是，这种华丽背后，有着对

高码洋的刻意追求。各出版社都在努力做大，拼的是码洋而非利润。整个是粗放式经营，跟我们的工业一样，拼原材料，看 GDP，这样做隐患无穷。图书品种增加了，总印数却反而减少了。在我看来，若总阅读量不能提高——即全国人民的有效读书时间不变，那么，减少 2/3 的图书品种，一点都没有问题。当然，这只是比喻，不是鼓励新闻出版署管制书号。因为，那样卡下来的，说不定正是民众最需要的读物。你怎么能保证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呢？所以，减少出书品种，这话我不能说。

我能说的，是跟这密切相关的另一种“减肥”。在我看来，图书的过分臃肿，已成为中国出版业一大通病。现在如果评奖，评委一般倾向于“厚重”的——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万字的，肯定不如百万字的，人家书写那么厚，肯定下了大工夫。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作为学术著作，根本拿不出手。

记得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 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钟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

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现在的皇皇巨著，却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不能都怨读者懒，也有作者的缘故，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学术说书”，只是希望著述时稍微讲究一下剪裁，抵抗那种以“体积”取胜的风气。

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出版，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大书。我当时听了，如醍醐灌顶，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读书识大体，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更重要的是，明白原来书不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

现在这种“小而可贵”的书籍，到哪里去找？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刊行“大家小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可你仔细看，那都是过去老一代学者写的。我们这一代，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小书”。

1994年春，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访问学

人，住在东京大学，经常逛神保町的书店街，有感而发，后来在系列随笔《东京读书记》中，特别提到书店里铺天盖地的“教养新书”。在日本，“新书本”指区别于“单行本”的42开平装书，其主旨是追求“专门知识的通俗化”，也就是“岩波新书”发刊时所标榜的“现代人的现代教养”。选题适时，切合读者需求，撰写者训练有素，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再加出版社推波助澜，这才有了日本出版界各种“新书”的繁荣。上个月，我到东京开会，再次光顾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依旧是那么多新刊的“新书”，让人应接不暇。我把这种出版策略总结为：快节奏、大容量、粗加工、浅阅读。比起价格昂贵的“礼品书”（最离谱的是黄金书）来，日本人价格低廉、讲求专题与时效的“杂志书”，我以为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阅读趣味。

好些年前，我就曾在不同场合鼓吹，建议出版界认真经营此类小而有趣的“新书”。开始还有人跃跃欲试，后来全都落了空。为什么做不下去？第一，政府的书号控制，使得各出版社有所顾忌。有的出版社甚至明文规定，每个书号必须赚多少钱。第二，书价低则利润小，必须是品种多印数大，才有利可图。第三，我们已经习惯一锤子买卖，不擅

长细水长流。每年都印，每回印数不多，那必须有长远规划；而我们的出版社不是私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明年到底谁当家。第四，学者也不适应，没学会对着公众讲述专门的学问。第五，博览广收，时刻准备追求各种新知，以“阅读”而不是“收藏”为购书目标，甚至不惜看过就丢——这样的读者群，还没真正形成。

陈平原

译者序

在汉语世界里，卢梭这本题目叫做《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的小书，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卢梭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甚至直到 2003 年，才有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洪涛先生的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语言学学者们并没有看到该书的内容和语言学有多大关系，而大多数政治学、社会学学者们也许根本就想不到这本书会和他们的研究有关系。

事实上，在译者看来，这本简短的小书，与其说是语言学的著作，不如说是政治学或社会学著作。不错，卢梭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的确是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讨论语言的发生与变迁，南北方语言的形成与差异，以及旋律与音乐的关系等等，从而

使得此前在西方世界广为流行的“语言神授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毋庸置疑的是，作者之所以要讨论语言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要回答社会的形成、组织以及权力的来源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明确指出：“我的上述肤浅的想法，意在抛砖引玉。下面的这段话曾经启发了我，我把它抄在这里，作为结论：‘通过事实观察，并通过实例展示一个民族的特征、风俗习惯和趣味对于其语言的影响，将为一项充分的哲学研究提供素材。’”译者以为，卢梭的这些“意在抛砖引玉”的“肤浅的想法”，有没有引来其他人的“玉”，大可不论。但确凿无疑的是，他引来了自己的“玉”：在这本写于1753年的小书完成后的两年内，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一惊世之作出版。译者也有理由相信，在这本小书里，更是埋藏着后来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的种子。

本书的翻译，参考了约翰·H. 莫兰先生的英译本及洪涛先生的中译本，并得到了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路红芳、赵艳华等本科生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忱。

文中所选莫兰先生所作的后记及部分注释，对于理解本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谨再次致谢。再者，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并考虑到本文的阅读对象主要是非专业读者，所以本译者对于部分汉语世界读者可能不太清楚的词语、文句作了注释，并在“注释”后有所说明；其他没有特别说明的，是卢梭的原注。

该译作不当乃至错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吴克峰 胡 涛

2009年4月

目 录

译者序	1
第一章 论思想交流的不同方式	1
第二章 是情感而不是需要催生了语言	11
第三章 最初的语言必定是比喻的	14
第四章 论原初语言的主要特征及其变迁	17
第五章 论文字	21
第六章 荷马会使用文字吗	31
第七章 论现代韵律学	34
第八章 语言起源的一般差异与地域差异	41
第九章 南方语言的形成	43
第十章 北方语言的形成	67
第十一章 对上述差异的思考	71
第十二章 音乐及其相关的起源	73
第十三章 论旋律	78

第十四章	论和声	82
第十五章	精神印象通常造就最活跃的情感 ...	87
第十六章	色彩与声音的错误类比	91
第十七章	音乐家的错误伤害了音乐艺术	97
第十八章	古希腊人的音乐体系和我们的音乐体系 无关	98
第十九章	音乐是如何退化的	101
第二十章	语言对于统治的关系	107
英译者后记		110
跋		122

第一章

论思想交流的不同方式

会说话是人和动物的区别，而说哪国话则区分了人的不同国别。一个人只要一开口讲话，我们就能立刻判断出他来自何方。人们从习俗和需要中学会了使用自己的母语，但每个人的母语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追溯到地理环境和先于习惯的一些原则。我认为，人类的语言，作为最初的社会习俗，只能是形成于自然。

一旦一个人把别人看做与自己一样的有情感、有思想同类，那么交流这种情感和思想的愿望与需要便会促使他寻找交流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只

能由感觉产生，因为感觉是一个人能作用于其他人的唯一手段，于是，表达思想的感觉符号便产生了。发明语言的人不是通过理性论证了这一点，而是通过直觉得出了这个结论。

一般地说，我们能够作用于其他人的感觉的方式只有两种，其一是动作，其二是声音。动作可以是直接的触摸，也可以是间接的手势。触摸局限于一臂的长度，不适宜那些远距离的交流，而手势则可以扩展到目光所及的地方。因此，视觉和听觉就是彼此分离的人之间的语言（包括手势这种肢体语言）接受器官。

尽管作为手势的语言和作为话语的语言一样都来自自然，但前者简易并较少依赖于人们的约定。我们眼睛看到的事物多于我们耳朵听到的，视觉形式在表达我们的情感和思想方面也比听觉形式更富于变化，并且更快捷、更有表现力。有人说，是爱产生了绘画这种艺术。我认为，语言或许也是由于爱才产生的，尽管爱并不着意于语言。爱怎么会仅仅满足于语言的表达呢？爱的表达甚至和语言没有多少关系！爱有更生动的表达方式。一个女孩子在爱的时候，她怎么可能对她的爱人说什么？她只会带着愉悦的心情在纸上描绘她爱人的肖像！难道还

有什么声音，可以表达她用笔描画她心爱的人儿时的那种柔情蜜意的奇妙的感觉吗？

有人以为，我们的手势仅仅表明我们的天性不安分。对此，我不想多谈。只有欧洲人说话的时候才多伴以手势以表示强调等意义，有人甚至说，欧洲人演讲的全部力量就在他们挥舞的手臂上，这也许还要求他们增强自己肺腑的力量，以期能够使他们的讲话极其铿锵有力。但这些毫无用处。当法国人伴随着强烈的肢体语言，或拉长或弯曲自己的身体发表一通长篇大论的时候，一个土耳其人也许只需将烟斗拿离嘴角片刻，轻轻地说出几个字或一句简短的话，就足以碾碎法国人的这种长篇大论。

我们自从学会了用手势表达，就遗忘了哑剧。其原因正如同当我们掌握了完美的语法体系，就不再去着意理解埃及人的象形符号。然而古人的最生动最充满活力的表达方式不是言辞，而是符号。他们不是去说，而是去展示。

古老的史书中记载的用符号而不是话语之类的事物去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意图的事例比比皆是。当一件具体的物品摆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在未作任何说明之前，该物品即能激发起我们的想象，唤起我们的好奇心，引发我们的悬念，于是我们热切

期待着对这件事物的具体说明会是什么。我注意到某些意大利和普罗旺斯人，通常在说话之前便先摆出一些手势，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引起听众的关注，并取悦于听众。不过，最有力的表达乃是在正式开口之前，符号即已经表达了一切。塔奎因或者色拉西布鲁斯砍掉最大的罂粟花的花头或饱满的谷穗，亚历山大将密封蜡放到密友的嘴唇边，第欧根尼在芝诺的面前散步，^①他们这些动作不是比具体的言说更有效果吗？还有什么样的周详婉转的言辞可以表达得这样完美？大流士带着他的军队进攻斯奇提亚时，他收到了斯奇提亚国王派人送来的一只青蛙、一只鸟、一只老鼠和五支箭。来人呈上这些物品，一言不发就回去了。大流士从来人送来的这些物品中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他旋即放弃了对斯奇提亚的进攻而罢兵回国。如果是用文字来替代这些物品，则言辞越是耸人听闻，可能越没有效果。大流士也许会把那些夸张的言辞看做虚张声势的恫吓。^②

当以色列的那个利未人想为他那被便雅悯部落杀害的妻子报仇的时候，他不是写信，而是把他妻子的尸体切成十二块，分送给各地的以色列人。各地的以色列人在收到尸体后，面对着这一悲惨的情